

红色记忆

系列



梁斌/著

让信念的力量托起明天的太阳
让思想的烛光点亮我们的灵魂

红旗谱

HONGQIPU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红色经典
励志中国

红旗谱



梁斌/著

让信念的力量托起明天的太阳
让思想的烛光点亮我们的灵魂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旗谱/梁斌著;王英茜等改编. —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
2010.5

(红色记忆系列)

ISBN 978-7-5387-0021-3

I. 红… II. ①梁… ②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—缩写本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68590 号

红旗谱

作 者:梁 斌

出 品 人:张四季

责任编辑:赵 岩

插图绘制:于学敏 赵 静

出 版: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 编:130011

电 话:总编办:0431-86012927 发行科:0431-86012952

网 址:www.shidaichina.com

印 刷: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发 行:时代文艺出版社

开 本:710×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:80 千字

印 张:10

版 次:2010 年 5 月第 2 版

印 次: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19.5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1

平地一声雷，震动了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：“狠心的恶霸冯兰池，他要砸掉这古钟了！”

那时，小虎子才十五岁，听得镇上人们为这座古钟议论纷纷，就从家里走出来。堤上有座河神庙，庙台上有两棵古柏树。这座铜钟就在柏树底下，矗立在地上有两人高。伸手一敲，嗡嗡地响，伸开臂膀一撞，纹丝不动。

他看完了钟，一口气跑下大堤，走回家去。一进门，听得父亲响亮的喊声：“土豪霸道们！欺侮了咱们几辈子。你想，堤董他们当着，堤款被他们吞了。不把堤坝打好，决了口，发了大水，淹得人们拿不起田赋银子，又要损坏这座古钟！”

另一个人，是父亲的朋友严老祥大伯的声音：“又有什么办法？人家上排户商量定了，要砸钟卖铜顶赋税。也好，几年里连发几场大水，这个年月，一拿起田赋百税，还不是庄户房子乱动？”

父亲听得老祥大伯说，猫着腰虎虎势势（注：说人虎虎势势是形容粗壮有力。说举止虎势，是形容动作威武而略带粗





莽)地跑前两步,手掌拍得膝盖呱呱地响,说:“我那大哥!这你还不明白?那不是什么砸钟卖铜顶田赋,他是要砸钟灭口,存心霸占河神庙前后四十八亩官地!”

老祥大伯扬起下巴,眨巴着眼睛,想了老半天,豁地明白过来,呆了半天才说:“可也就是!自从冯兰池当上堤董,把官地南头栽上柳树,北头栽上芦苇。那林子柳树也多老高了。看起来他是存心不善……”说到这里,他就沉下了头去,把下巴拄在胸脯上,翻来覆去思忖了老半天,又猛地抬起头来说:“可谁又管得了?”

父亲忽地把脸向下一拉,说:“谁又管得了?我朱老巩就要管管!”

老祥大伯张开两条胳膊,往天上一挥一扬地,说:“管什么?说说算了,打官司咱又打不过人家。冯兰池是有了名的刀笔,咱是庄稼脑袋瓜子,能碰过人家?”

父亲听了真是气呼呼的,血充红了眼睛,跺着脚连声说:

“咱不跟他打官司,把我这罐子血倒给他(注:指同别人拼命)!”

朱老巩是庄稼人出身,跳跽过拳脚,轰过脚车,扛了一辈子长工。这人正在壮年,个子不高,身子骨儿结实,恼怒起来,喊声像打雷。听得说冯兰池要砸钟灭口,霸占官产,牙关打着嚅嚅,成日里喊出喊进:“和狗日的们干!和狗日的们干!”不知不觉,传出个口风:“朱老巩要为这座古钟,代表四十八村人们的愿望,出头拼命了!”

夜里,小虎子睡着睡着,听得磨刀的声音。他睁开大眼睛



看，父亲正在悄悄地磨着铡刀。朱老巩看见虎子睁着大眼睛看他，说：“唔！虎子！明儿早晨，你站在千里堤上看着。嗯，要是有人去砸钟，快跑回来告诉我。嗯！”听了父亲的话小虎子点着头。

第二天早晨，他早早起来，站在千里堤上，看着堤上的老钟。忽然看见冯兰池带人来，他急忙跑回去告诉了朱老巩。

朱老巩拿着大刀走上大堤，正看冯兰池骂骂咧咧地说：“谁敢阻拦卖钟，要他把全村的赋税银子都拿出来！”朱老巩走前几步，把两条胳膊一绷，拍起胸膛说：“我朱老巩就敢！”

朱老巩睁大了眼睛，看了看四周围热情的乡亲们，把冯兰池的手腕子一捏，说：“姓冯的！你来看……”他扯起冯兰池走到铜钟跟前，手指戳着钟上的字文说：“钟上明明刻着：‘……大明朝嘉靖丙午年，滹沱河下梢四十八村，为修桥补堤，集资购地四十八亩，空口无凭，铸钟为证……’你不能一人专权出卖古钟！”

一句话戳着冯兰池的心尖子，他倒竖起眉毛，抖擞起脸庞，麻沙（注：指沙哑着嗓子）着嗓子说：“住口！铜钟是我锁井镇上的庙产，并不关别村的事。你朱老巩为什么胳膊肘子往外扭？好事的人们在钟上铸了字文，居心讹诈！”

他这么一说，气得朱老巩暴跳如雷，甩了冯兰池的右手，又抓起他的左手，说：“胡沁（注：胡说八道）！仗着你冯家大院里财大气粗，要霸占官产……”他抡起右手，往大柳树林子上画了个大圆圈。

“河神庙前后四十八亩庙产，自从你当上堤董，凭仗刀笔

行事，说成你冯氏的祖产。冯兰池呀冯兰池！今天咱四十八村要跟你算清老账，要是算不清楚，我叫你活不过去！”

冯兰池一听，脸上腾地红起来，恼羞成怒：“朱老巩！你血口喷人，不讲道理！有小子骨头，来，试试！来！有我一面承当，开锤砸钟！”

这时严老祥也手持一把劈柴大斧，挺身而出：“你砸不了！”

朱老巩闪开衣裳，脱了个大光膀子。小辫子盘在头顶上，挽了个搪扭儿（注：把辫子一圈圈盘起来，然后系个结）。他又开腿把腰一横，举起铡刀，刀光晃着人们的眼睛，张开大嘴喊：“大铜钟是四十八村的，今天谁敢捅它一手指头，这片铡刀就是他的对头！”

冯兰池眯睁眼一看，他怔住了。朱老巩和严老祥，就像两只老虎在他眼前转。冯家大院里虽说人多势众，也不敢动手，只得打发人请来了严老尚。严老尚伸出右胳膊，挽住朱老巩的左手，伸出左胳膊，挽住严老祥的右手，说：“一个个膘膘楞楞的，一戳四直溜（注：指人身体结实）的五尺汉子，不嫌人家笑话？”他们俩跟着严老尚走到大街上饭馆里，严老尚叫跑堂的端上酒菜。

严老尚嘴唇上像抹上香油，比古说今，说着圆场的话。朱老巩坐在凳子上喝了两盅酒，听得漫天里当啷一声响，盯住端着杯子的手，静静愣住。又听得连连响了好几声，好像油锤击在他的脑壳上。他大睁着眼睛，痛苦地摇摇头，哆嗦着两只手说：“咳！是油锤砸在铜钟上？铜钟碎了？”朱老巩明白过来，



红
旗
谱





是调虎离山计，一时气炸了肺，眼睁睁看着严老尚，吐了两口鲜血，倒在地上，脸上像蜡渣一样黄。

朱老巩一病不起，他摩挲着小虎子的头顶说：“儿啊！土豪霸道们，靠着银钱、土地剥削我们一辈子，压迫我们一辈子！要记住，你久后一日，只要有一口气，就要为我报仇，告诉人们说，我朱老巩不是为自己死去，是为四十八村人的利益死去的！”说完把眼睛闭上了。姐弟俩扑在父亲身上，放声大哭起来。

姐姐害怕弟弟在村里遭了毒手，只得忍痛包上几件破衣裳，捆上一条破棉被，送他逃难去了。

三十年以后的一个春天，从关东开进第一一二次列车，直向保定驰来。汽笛一吼，把朱老忠从梦里惊醒过来，他嘴上轻轻念着：“快呀，真是快呀！三十年时光，眨眼之间在眼前溜过去了。如今四十开外的人了，才回到老家了！”猛地，他又想起父亲逝世的时候，正和他现在的年岁差不多，也许正在这个年岁上。

一个黑黑实实的、十七八岁的小伙子，挨到他的跟前，问：

“到了老家？不是还有一两天的路程吗？”

另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子，听说到了还没见过的家乡，也挤过来，扒着车窗说：“哪里？还没有到嘛！”

大的，叫大贵。小的，叫二贵。中年妇人，是孩子的母亲。一说了到了老家，孩子们都高兴。朱老忠也抖擞着精神，笑嘻嘻地说：“人，到了边远的地方，一见了直隶人，都是乡亲。回到保定，就像到了家乡一样，身上热烘烘的。”

下了车，朱老忠意外地遇上严老祥的儿子严志和，原来他





要去关东找他父亲。

“兄弟！先说说，为什么单身独马地闯关东？”

严志和慢吞吞地说：“说起来话长呀……我爹被逼闯了关东，一直没音信。前三年，咱地方打过两次仗，闹过两次兵乱。锁井镇上冯老兰和冯老洪闹起民团来。他们拉着班子壮丁打逃兵，打下骡子车和洋面来发洋财。不承望，逃兵们从保定捅来了一个团，架上大炮，要火洗锁井镇。冯老兰慌了神，上深县请来个黑旋风，从中调停。你想黑旋风是个什么家伙，硬要锁井镇上拿出五千块大洋，这才罢兵。五千块洋钱摊到下牌户身上呀，咳！一家家庄园地土乱打哆嗦！”

朱老忠心里那股火气，就像火球一样在胸膛里乱滚。他攥紧拳头，伸在背后捶着腰问：“谁是冯老兰？”

严志和说：“就是冯兰池呀！”

朱老忠抽着烟，闭上眼睛待了一会儿。猛然间放开铜嗓子说：“他更加厉害了？好，出水才看两腿泥哩！”话声震得屋子里嗡嗡乱响。一说到锁井镇上的冯老兰，好像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。可是他不露声色，暗自思忖……

朱老忠又问：“你们也没人跟他打官司？”

“打！看怎么打吧！锁井镇上出了个朱老明，串联了二十八家穷人告了状，我也参加了。头场官司打到县，输到县。二场官司打到保定法院，输到保定法院。三场官司打到北京大理院里，又输到大理院了！”

朱老忠红着脖子和脸，把胸膛一拍，伸出一只手掌，举过头顶，说：“这天塌下来，有我朱老忠接着。朱老忠穷了一辈



子倒是真的，可是志气了一辈子。没有别的，咱为老朋友两肋插刀！有朱老忠的脑袋，就有你的脑袋，行不？”

严志和看着朱老忠，愣了抽袋烟的工夫。看朱老忠刚强的气色，像个有转花儿（注：指人有办法、有能力）的人，才有些回心转意，颤着长身腰，说：“听大哥的话，要不，咱就回去？”

朱老忠看说动了严志和，心上又鼓了鼓劲，说：“回去，跟他干！”

当年朱老忠一个人悄悄离开锁井镇，走到保定。那时候这条铁路已经修上，可是他没有钱，也坐不上火车，沿着铁路旁的村庄，讨着饭吃，到了北京。在那里当了半年小工，又到天津学织毯子。后又背上铺盖卷，提起两腿下了关东。

他一个人，在关东的草原上走来走去：在长白山上挖参，在黑河里打鱼，在海兰泡淘金，当了淘金工人。受了多少年的苦，落下几个钱，娶下媳妇，生了孩子，才像一家子人家了。可是，他一想起家乡，心上就像辘轳一样，搅动不安。说：“回去！回到家乡去！他拿铜铡铡我三截，我也要回去报这份血仇！”

朱老忠一家四口从关东回来，严志和一家担负起两家人的生活。

朱老忠得知他的姐姐在他走了后，就跳进滹沱河里自尽了，伤心得半天不说一句话。

听着老人们说着往事，严志和的大儿子江涛瞪起两只大眼睛，攥住拳头说：“这不是活欺侮人吗？那就不行！”

弟弟运涛悄悄地斜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不行，又有什么办法，世界上都是人家的。”

严志和说：“叫他们闹得咱一家子人东逃西散，这笔账一辈子算不完！”

朱老忠说：“看起来，叫江涛多念几年书吧，咱就是缺少念书人哪！几辈子看个文书、借帖都遭难。这就是咱受欺侮的根苗！”

朱老忠讲着，严志和在一边听，这些事的来龙去脉他都知道，低着头不说什么，心里却翻绞得难受。他说：“运涛还说送他去城里念几年书。唉！官司打输了，日月困难，供给不起他。”

“不要紧，志和！有个灾荒年头，大哥帮着。你院里巴结个念书人，我院里念不起书，将来我叫大贵去当兵，这就是一文一武。说知心话，兄弟！他们欺侮了咱受苦人几辈子，到了咱这一代，就不能受一辈子窝囊气了。可是没有拿枪杆子的人，哪里能行！你看大财主们的孩子，不是上学堂，就是入军队。”

“好，吃糠咽菜地闹呗！”

朱老忠摇摇头说：“不，咱有两条腿能跑踏，有两只手能做活。有人说吃糠咽菜是穷人的本分，依我来看，那就是没有出息！”

朱老忠还乡的消息，传遍了东锁井镇。当天晚上，朱老星、朱全富……一些个小时候的朋友们，不等吃完饭，都端着饭碗跑了来。大家伙儿说说笑笑地抽着烟、说着话，直坐到半



夜。朱老忠把带回来的关东烟叶、日本香皂送给他们，作为久别重逢的礼物。

一天，朱老忠和严志和来到朱老明家，看见他正闹眼呢。炕上放着一把水壶、一个算盘，算盘上放着两块干裂了的饽饽，这就是他一天的口粮。

朱老忠问：“咱那一家子人呢？”

朱老明说：“哪里还有人！你嫂子才没了，闺女们住不起家也都走了。咱老二扛着个长活，晚上回来看看，给我做口吃的，就又走了。咳！家败人亡呀！”

“这是怎么闹成个稀里哗啦？”

这句话不问也罢，这一问呀，朱老明拍着炕席说起来。从冯老兰和冯老洪拉着团丁打逃兵，说到五千块洋钱摊派到老百姓身上。他又张开大嘴哭了，说：“干也是倾家败产，不干也是败产倾家，我就决心和他打了这场官司。开头谁也不敢干，你想冯老兰那家伙，立在十字街上一跺脚，四条街乱颤，谁敢捋他的老虎须？再说，家家种着冯家大院的地，使着冯家大院的账，谁也掰不开面皮儿。后来老星哥和伍老拔出来，才串连了二十八家穷人，集合到一块商量了商量，谁拿得出钱。我说：‘这么着吧，我拿头份，先去五亩地再说！’一个五亩，两个五亩，三个五亩也不够……我和朱老星、伍老拔，套上牛车，拉着半笆斗小米子，拉着秫秸穰，在城里找了人家个破碾棚，支起锅做饭。晚上就在碾台上睡。就是这么着打起官司来！这个世道，没有钱在衙门里使用，怎么能打赢了官司呢？递字儿、催案子，都得花钱。哪里有那么多钱！衙役们有时候



叫我请他们吃饭，我就请他们吃碗小米干饭熬菜汤。”

“那，能行吗？”

“官司就是这么着打输了，连告了三状，连输了三状。咱请律师要花很多钱，冯老兰是有名的刀笔，用不着花钱请律师。再说他儿子冯贵堂，上过大学堂，念过‘法科’。”

朱老忠拍着巴掌，叹口长气说：“那就该不打这官司！”

“骑上虎下不来了呢！这一输啊，老星兄弟把房卖了，搬到冯老锡场屋里去，给人家看场。伍老拔去了几亩地，我拿头份，把房屋、土地都卖完了，这就要搬家。我觉得不这么办对不起老伙计们！”

“搬到哪儿去？”

“搬到咱老坟上看坟去。”

“咳！这就算输到底了？”

“这还不算输到底，只要我朱老明有口气，就得跟他干！”他又捏着太阳穴说，“咳！我的眼呀，要是好不了，可就苦了我了。我的眼要是瞎了，趁个空儿也要拿斧子劈死他！咱满有理的事，这辈子翻不过案来，死的时候也得拉他垫背，我就是这个脾气！”他又指着眼窝说，“唉呀！这辈子还能见着青天吗？”

朱老忠听到这儿，直着眼睛愣了一刻，说：“不要着急，慢慢来吧，我就是为咱这穷哥们回来的，不是的话我还不回来呢！目前他在马上，咱在马下。早晚他有下马的一天，出水才看两腿泥！”

朱老忠一边看着，一边想：“不回老家吧，死想家乡。总



觉得只要回到家乡，吃糠咽菜也比流落在外乡好。可是一回到家乡呢，见到幼年时候的老朋友们，过着烟心（注：指痛苦、难过）的日子，又觉得起心眼里难受。知道是这个样子，倒不如老死在关东，眼不见为净，也就算了！”转念又想到：“在关东有在关东的困难，天下老鸦一般黑！闯吧，出水才看两腿泥！”他觉得肩头上更加沉重了，祖辈几代的新仇旧恨，压在他的身上。

朱老忠见不得这么可怜的人，眼上闪着泪花说：“大哥！你甭发愁，好好养病吧，养好了再说。有朱老忠吃的，就有你吃的。有朱老忠穿的，就有你穿的，你虽然是个庄稼人，是有英雄气的！”他说着，掏出十块钱，往炕上一扔，咣啷一声响，说：“看看，够治眼的吗？”说着，走出门来。

为了早日有个自己的窝，朱家下决心从劳动里求生活，用血汗建立家园，不管大人孩子，成日成夜地种地、盖房。严志和与伍老拔帮助朱老忠刨树、架梁，大贵、二贵、涛他娘、贵他娘，也帮着拾掇盖房的活路。江涛还到学校里去读书。

直到麦子黄梢的时候，朱老忠一家才在父亲留下的二亩地上盖起了三间土坯小房，光剩下打院墙、垒门楼一些零碎活。严志和的两个儿子运涛和江涛，很快和朱老钟的两个儿子大贵、二贵成了兄弟。

朱老忠还乡的消息，也传到西锁井，传到冯家大院。

这天听得朱老忠还乡的消息，冯老兰趴在桌子上发呆，眼前晃晃悠悠地闪着朱老巩的影子：头上挽着个搪扭儿，光着脊梁，举起铡刀，张开大嘴喊着：“大铜钟是四十八村的，今天



谁敢捅它一手指头，这片铡刀就是他的对头！”虽然过去了几十年的事情，他多咱一想起来，就趴在桌子上，转着黄眼珠子，呼噜呼噜地学猫叫。心里纳起闷来：“嗯，朱虎子，朱老忠，他不是死在关东了？”冯老兰没见过三十年以后的朱老忠，根据幼时的相貌，会把他想像成朱老巩的样子。心里悔恨说：“剪草不除根，又带回两只虎犊儿！唔！老虎，简直是三只老虎！不能剪草除根，而又死灰复燃了……”